

穆旦诗歌中的空间意象与生命境界

王玉国 李华¹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 山东 淄博 255130)

【摘要】: 穆旦以丰富而深刻的诗歌创作拓宽了新诗的表现空间。从穆旦诗歌中出现的大量空间意象特别能看出其诗歌气度:他的诗中空间意象的内容之广阔包容世界;他对于个体内在生命空间的挖掘极其深入;他的诗中充满现实空间与理想空间的辩证对立;他诗中复杂的“道路”意象体现了一生求索无止境的生命境界。

【关键词】: 穆旦 诗歌 空间意象 内在空间 辩证 生命境界

【中图分类号】: I207. 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2018)05-0017-06

今年是诗人穆旦诞辰 100 周年,这位深沉的诗人留给我们的诗歌财富仍然有待于不断地挖掘。他的诗歌立足于生命主体积极介入现实、深入体验世界的写作姿态,加之诗人迫于时代动荡变迁而领受的漂泊不定命运,出现了极其丰富深广的空间意象。细读这些意象,考察穆旦个人的生命足迹与想象轨迹,我们能够直观地认识到,穆旦是一位极大地拓宽了新诗表现疆域的诗人。他的诗歌立足于怎样的广阔民族与世界经验,表现出怎样丰富的心灵感受,又体现了怎样不断向现实世界抗争、向理想世界寻求的艰苦努力,最终如何将其“太多的无法表现的痛苦”熔铸为一种深刻而富有开放性的生命境界,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一、“世界向我们不断地扩充”^①:穆旦诗歌空间意象的类型

穆旦诗歌丰富的空间意象首先来自于广阔的空间经验。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写作,历经全民族抗战、解放战争和 50-70 年代的政治风暴,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并在 40 年代因参加赴缅远征军和留学美国两次延伸海外,无论是被动地被裹挟,还是主动地寻求,可以说穆旦一直经历着“世界向我们不断地扩充”(《隐现》)的空间生命感受,而穆旦一百多首留存诗歌中,我们看到外在世界的不同场域都融入了穆旦的生命体验。

穆旦诗中不乏切近的个人生活空间意象——各种家宅形象:如茅屋、茅舍、小屋、空屋、小土屋、空室、居处、洞穴、帐篷等,而通过窗、院落、门等介质,诗歌中的空间不断向外延伸。

个人走向社会,步入聚居工作的场所和政治场所等社会空间。前者在穆旦诗中主要有办公室、写字间、高楼、巨厦、街市、小镇、银行、荒村、城市等,后者有牢狱、战场、机关、学习会、天安门、王国、王朝等。

自然空间意象在穆旦诗歌里最为丰富,几乎涵盖了整个自然地理系统。具体说来,可分为:天空系统——有蓝天、天穹、星空等;大地系统——有旷野、荒野、原野、大野、洪荒、土地、泥土、污泥、地面、草原、森林、荒漠、流沙、草地、草场、地下的岩层等;水域系统——有河流、江水、洪水、暗流、潜流、深渊、大海、小溪、池塘、泥沼、源泉等;山峦系统——有山峦、山峰、山地、高山、重山、群山、山脉、山岭、远山、冰山、火山、山谷、峰顶、山坡等;最广阔的是宇宙系统——有宇宙、星体、星球、天体、群星以及星球运行的轨道等。

¹作者简介:王玉国(1980—),男,山东泰安人,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李华(1979—),女,山东潍坊人,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除了以上生活、自然与社会空间外,穆旦诗歌中还有相对抽象的文化空间意象:有文化传播的媒介概念——如写作的纸张、书页、报纸、电波等,有寄寓民族文化情思的空间概念——如家乡、古诗词的山水、古国、古墙等;还有大量的宗教文化空间意象——地狱、天堂、天国、神殿、教堂等。

空间意象的庞杂,说明穆旦生命经历的丰富与广阔。但穆旦诗歌基本上不是如实记述他所抵达过的所有空间,而是更多地把外在空间置于内心思索、感受、想象的主观情境中,甚至可以说大多数空间意象都以比喻的面目出现,即使是实写的山川地名,也往往超出本身的局限而具有某种文化或历史内涵。

简单的分类方法并不能有效分析这些空间意象在具体诗歌语境中产生的复杂意义与美学效果。因为“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他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123]。对于穆旦这样的兼具激情与思辨特征的诗人,外在空间在与主体生命的碰撞融汇中才产生意义。在如此庞杂的空间意象中,以人与世界关系为中心,依据意象应用组合的方式以及彼此间的矛盾冲突,探讨个体生命的内在空间如何建构?生命所处的“这里”(现实世界)与要去往的“那里”(理想世界)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生命在不同空间中来去的“道路”具有怎样的特征?这三个关键问题是潜藏在穆旦诗歌中的大量空间表象之下的更本质的东西,对它们的分析能看出穆旦诗歌所达到的深广生命境界。

二、“在我深心的旷野中”:穆旦诗歌的内在生命空间

穆旦之前,许多新诗已写出广大的自我内在空间。郭沫若《天狗》中的“我”可以吞下日月星辰宇宙,宗白华的《夜》中“我的心”是一张可以让“宇宙的万星在里面灿着”的“明镜”,废名《十二月十九日夜》中的“思想”可以逍遥地化身万物:“思想是一个美人,是家,是日,是月,是灯,是炉火。”而穆旦与他们开拓内在生命空间的方式不同,他不是以吸纳、映现外在世界来极度扩大自我的疆域,更像以显微镜放大内在生命本身,发现渺小个体内在的生命宇宙——那丰富的情感和复杂的矛盾构建的一片天地。

穆旦总是植入巨大的意象赋予人的心灵、肉体空间感,呈现内在生命的幽深、宽阔。

在他笔下,内心常被形容为旷野或荒原——如“我从心的旷野里呼喊”(《在旷野上》),“只有在我深心的旷野中,才高唱出真正的自我之歌”(《听说我老了》),“现在野花从心底荒原里生长”(《春底降临》)。在广阔的空间喻象中,诗人的情感、意识才有了更确定的存在感和行动力,丰富的内心生活才有了存在的场域。

而内心空间建筑的搭建使“心境”的深入和扩大成为可能:当越过恋人“大理石的理智殿堂”(《诗八首》),爱情陷入无边的非理性世界;当“心灵投资的银行已经关闭”(《友谊》),友情坠入一贫如洗的荒芜境地。

内在生命空间既包括心灵世界,也包括肉体感官世界。穆旦诗中肉体局部或整体的感官经验常以空间意象呈现。血液常被比喻为河海:“在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时感四首》),“当可能还在不可能的时候,我仅存的血正毒恶地澎湃”(《我对自己说》);恋人的“手底接触”可以“是一片草场”(《诗八首》);饥饿儿童畸形的“鼓胀的肚皮”如同“大地充满了希望”,“却没有人敢来承继”(《饥饿的中国》)。肉体是人确定存在的第一场所,是“在我们的不肯定中第一个肯定的岛屿”(《我歌颂肉体》)。肉体网罗外在世界经验,并内化为我们的生命世界:“风雨和太阳,时间和空间,都由于它大胆的网罗而投在我们怀里”(《我歌颂肉体》)。

穆旦笔下个体生命空间从不是平静的,而是痛苦、动荡不安和矛盾的。生命的痛苦和渴望蕴积如地下的熔岩:“然而我的沉重、幽暗的岩层,我久已深埋的光热的源泉,却不断地迸裂、翻转、燃烧。”(《在旷野上》)个体生命包含了世界的全部复杂性:“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控诉》)心灵是一片饱经痛苦却要从痛苦中耕耘希望的土地,“要从绝望的心里拔出花、拔起草”(《从空虚到充实》)。

作为一个空间概念,“里面”对于穆旦诗歌具有原初的构建意义。“在……心里”“血里”是穆旦诗中重要的空间表述方式,他总是要打开内在的生命世界,并放大给我们看。在具有内心深度的写作中,“诗人总是倾向于小中见大”,而“这种巨大不是来自于景象,而是来自宽广思想的不可测量的深度”。^{[1]209}

穆旦时常运用星球、宇宙等天文学概念扩大、升华个体生命,在《劝友人》中,穆旦由白纸上的黑点联想到友人平凡苦恼的生活,但在天文台上望远镜的观照下,渺小的黑点突然拉远化为天空上“那颗闪耀的蓝色小星”,以光年计量的星际距离让“天文望远镜”的观照寻觅友人“几千年后的光辉”,平庸的生命通过超越时空的宇宙视野获得内省和重生的可能。在《理智和情感》中,个体生命被描绘为渺小的细沙,但“即使只是一粒沙/也有因果和目的:它的爱憎和神经/都要求放出光明”,“细沙”最终跃变为“夜空中高悬的星星”：“固执着自己的轨道,把生命耗尽”。

穆旦诗歌的价值基点正是这样建立在空间想象的跨越中,建立在对于个体生命放大和升华的视野中。

三、“常想飞出物外,却为地面拉紧”——现实与理想空间的辩证关系

九叶诗人中的同伴早就注意到了穆旦诗歌的辩证性、矛盾性。唐湜说:“他的思想和诗的意象里也最多生命的辩证的对立,冲击与跃动。”^[2]郑敏也说:“他的诗基本上建立在一对对的矛盾着的力所造成的张力上。”^[3]

穆旦绝不满足于耕耘自己的内在生命空间,生命总须由内而外,走进世界,生命总是在某刻处在某个地方,梅洛-庞蒂说:“存在就是处在。”^[4]穆旦诗歌中充满所处的现实空间与追求的理想空间之间的斗争。

此在的现实空间常体现出封闭、狭小、僵化、阴暗的特征。如:“欲望的暗室和习惯的硬壳”(《祈神二章》),“四壁”(《裂纹》),“围墙”(《饥饿的中国》),“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赞美》),“鼠穴”(《鼠穴》),人像“蜂拥的昆虫”般挤进的“防空洞”(《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居中只有蛆虫的“蛛网”(《通货膨胀》),“现实底冰窟”(《理想》),等等。而一些社会空间意象,容积或许更大,也只具有封闭、僵化的特征。办公室——给人以“做牛,做马”类似的奴役感受(《给战士》);机关——每天“旅行着公文”,以权力的印章凝固“生命的海洋”(《“我”的形成》);高楼巨厦这“钢筋铁骨的神”,把人变成“寄生在你玻璃窗里的害虫”(《城市的舞》);“我的老年”筑起的“寒冷的城”,把欢乐关在城外;而城市在穆旦笔下基本上是扼杀自由的典型大型封闭空间——“那以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呵”(《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

封闭空间最终被抽象为一个没有出口的“圆”的形象:“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被围者》),而这个绝望的圆就是个体被围困的现实象征——“我们周身已是现实的倾覆”(《黄昏》)。因为它就是人此刻所处的空间,所以常被穆旦用方位代词“这里”来概指:“天空的流星和水,那灿烂的/焦躁,到这里就成了今天/一片沙砾”,“所有的暂时/相结起来就是这平庸的永远”(《被围者》)。“这里”是缺少生机的:“冬天的寒冷聚集在这里”(《控诉》);这里是让人的生命“闭紧”的“沉重的现实”,一切只能“在这里枯萎”(《海恋》);这里是我想要走出的“曲折的地方”,“这里”只有“普遍而无望的模仿”和“八小时的旋转和空虚的眼”(《我想要走》);“这里”就是此刻我们“被曲解的生命”和“枯竭的众心”(《隐现》)。而“这里”的围困不仅来自沉重僵化的现实与现在,也来自传统的遗留与围困,来自“古老的土地”(《饥饿的中国》)和“四壁的传统”(《裂纹》),来自古老文明的凝定:“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玫瑰之歌》)。

封闭空间对应的是一种生命所处的固化生存状态,是由“为人讥笑的偏见,狭窄的灵魂”造成的让此在世界“僵硬,窒息,令人诅咒”的“无限的小”(《隐现》)。

与狭小的“这里”相对立的是“那里”,是远方,是充满生机的、广阔的理想生活空间。“那里”是与“古老的土地”相对

立的“年轻的远方”（《饥饿的中国》），是与“被一身所担当过的事情碾出了一条细线”的狭窄生存所对照的“摆着无数方向的原野”（《线上》），是一片“自由广大的面积”——有“风的横扫，海的跳跃，旋转着/我们的神智”（《被围者》）。“那里”有“古诗词的山水”中所没有的“气流的激变”和“山海的倒转”，“那里”是对“周身现实的倾覆”的超越，从沉重现实中极目远望，能看到更广阔自由的远景——“突立的树和高山，淡蓝的空气和炊烟，是上帝的建筑在刹那间显现”，“当太阳，月亮，星星，伏在燃烧的窗外，在无边的夜空等我们一块儿旋转”（《黄昏》）。

“那里”不一定只对应时间意义上的未来，也对应单纯自由的童年、多梦幻的青春或与平庸现实对立的一段更有意义的过去。童年在穆旦诗中常是想要回去的“失迷的故乡”（《阻滞的路》），“那里”有更自由的想象之境，是一片没有被文明、传统和现实侵扰过的自然之地，“那里”有“无数荒诞的野兽游行云雾里，矫健而自由”，有未经文化塑造过的“雏形的山川”（《童年》）。生活在自然的梦中的年轻自我也是自由而广阔的：“我的身体由白云和花草做成，我是吹过林木的叹息，早晨的颜色”，我曾经属于一个更广阔的宇宙秩序：“我是有过蓝色的血，和星球的世系”。多梦幻的青春相对于现在是一个更理想的“那里”：“那里才有真正的火焰，而不是这里燃烧的寒冷”（《一个战士需要温柔的时候》）。甚至残酷的战争对于平庸的和平生活也体现出充实的意义：“那里全打破这里的平庸”（《退伍》）。

穆旦诗歌抗拒绝对意识，这里和那里、封闭空间与开放空间的对立是辩证的，在特定情境中，它们的意义可能出现翻转。封闭空间也可能具有崇高与独特的价值。在《良心颂》中，穆旦写道：“也不见报酬在未来的世界，一条死胡同使人们退缩。”此处“死胡同”这个封闭意象意味着良心的绝对失败，但正直的孤独者却唯有向着这没有现实出口的死胡同“挺身而出”，因为真正的良心的事业，正是“在一切的失败里成功”。房屋这个意象在穆旦 20 世纪 40 年代的写作中常常是幽暗闭塞的需逃离的地方，如《荒村》中写道：“当小小的丛聚的茅屋，像是幽暗的人生的尽途，呆立着。”在“文革”的风雨飘摇中，晚年穆旦笔下的小屋却常化身为仅有的温暖家宅——保存自我、留住记忆与生命的诗意居所。小屋虽历经政治风暴，但“但它依旧微笑的存在，虽然残破了，接近于塌毁”，小屋是记忆与生命经历的存在之所：“因为它铭刻一段共同的旅途”，其中所有的静物都是留有生命的余温的——亲友的来信、暗黄的戏单、花瓶、旧扇、破表、收据等等琐碎的生活物品“似乎居住着她的灵魂”（《老年的梦呓》）。

人不断离开“这里”，寻求理想的“那里”，来处的封闭同样意味着安全和温暖，而去处的广阔也同样意味着未知的危险与广漠的孤独。来到世界上首先是痛苦的：“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我》）。何况当理想之地成为现实存在，当“那里”变成“这里”，一种新的庞大现实也会扼杀人的存在。写于“文革”末期的《苍蝇》正体现了理想寻求者被所谓的理想境地扼杀的荒诞处境：“理想，把你吸引到这里/飞进门，又爬进窗，来承受猛烈的拍击。”而当强大的“这里”无所不在，统摄一切，诗人坚守的自我将成为被排斥的孤立的所在，被时代的洪流淹没，“那里”将成为被时代、人民抛弃的“后门”：“他们都凯歌地走向前厅，后门冻僵了小资产阶级”（《葬歌》）。

生命永远在“站不稳定的点上”，“扩大既有的边沿”（《诗二章》），永远在打破束缚，又陷入新的束缚，穆旦在《旗》中所描绘的状态也许蕴含了他笔下生命的空间探索所具有的永恒矛盾，人生的追寻也许永远像一面风中飘动的旗：“常想飞出物外，却为地面拉紧。”

四、“公路扬起身，看见宇宙”——空间意象所抵达的生命境界

连接不同空间位置的几何图形是线，在人的生活空间中，这线就变成道路。穆旦的诗歌中经常出现出发、行走、离开这样的词汇，这是现实状态，也是生命姿态。作为永远的怀疑者，拒绝人生任何凝定、僵化的困境，就必须不断行走。“道路”这个开放性的词，比任何即使巨大却总给予生命一种固定的空间意象更能说明穆旦诗歌求索不止的生命境界。

写于 1941 年的《小镇一日》开头是这样两句：“在荒山里，有一条公路，公路扬起身，看见宇宙”。路是从有限通往无限、从狭隘的生存通往广阔的宇宙的媒介，因为“公路渐渐向远山爬行”，我们才能快乐地逃离“这旋转在贫穷和无知中的人生”。

“宇宙”意味着人生图景的开放、广阔，也意味着前景巨大的茫然和未知。穆旦的一生都被巨大的时代浪潮裹挟着前进，他往往

并不具有选择道路的绝对自由,但无论是自己选择还是被迫走进的道路,他都以一种积极又冷静智性的态度去应对。

成长于民族危难的大时代,穆旦深知被战争逼迫的行走又是寻找民族希望的行走,在三千里步行的过程中,穆旦写下:“中国的道路是多么自由而辽远呵”(《在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中国的路注定是充满坎坷甚至绝望的,年轻的穆旦就写下:“一群站在海岛上的鲁滨逊,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远方”,但是怎能停止不前,穆旦坚信的也是鲁迅式的勇敢从绝望中走出来的“生命的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5],所谓的自由辽远是年轻的敢于反抗绝望的生力和决心:“一扬手,就这样走了,我们是年轻的一群。”(《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

由于诗人积极热情地投身于时代,所以他不满足于缓慢的行走,而是渴望以更快速现代的方式融入时代,于是路已经不够,还需要变成列车疾驰的铁路:“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〇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玫瑰之歌》)。穆旦虽然积极投身于时代,但从未放弃对于民族文化沉重的历史负累的思索。在《赞美》中,“我在大路上踟蹰”是“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穆旦诗歌中复杂对立的空间并置常常同时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并置。历史负累不会轻易地消失,它在未来等待,在时代大路的那头等待。

但沉重的历史负累又是激发诗人反抗与奋进精神的动力,所以在《五月》中出现了极具张力的道路意象的变体——弹道:“在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我是获得了第二次的诞生。”穆旦从不相信道路是单纯美好的,从现实闭紧的这里到理想的那里、别处,道路只能是狭窄、崎岖、充满未知危险的。所以爱的过程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上,我制造自己在上面旅行”(《诗八首》),所以神赐予的命运只是“在犬牙的甬道上让我们反复行进”(《出发》)。理想不满足于行走,所以道路未必正确,反而往往“引导我们又隔离我们,走向那个目标”(《祈神二章》)。道路本身就是可疑和动荡不安的:“全是不能站稳的/亲爱的,是我脚下的路程”(《隐现》)。穆旦甚至在根本上否定所谓光明大道的存在:“我冲出黑暗,走上光明的长廊,不知道长廊的尽头仍是黑暗”(《问》)。

如果在20世纪40年代诗歌的写作中,穆旦更多对理想与现实世界产生双重的怀疑与审视,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既坚持又怀疑,那么在他的晚年写作中,他最沉重的悲哀也许在于自己既有诗歌道路的中断和被剥夺。《“我”的形成》中这样写道:“正当我走在大路的时候,却把我抓进生活的一格。”虽然诗人所指仍是僵化生活对人的丰富可能性的扼杀,但未尝不可以具体理解为政治现实对诗人既定生活道路的粗暴改变。在诗人既往的人生道路上,诗人无奈地“被”走失:“另一个世界招贴着寻人启事,他的失踪引起了空室的惊讶。”(《自己》)

对于穆旦,诗歌正是渡过动荡不安的外在世界的方舟,为诗人在紧闭的现实辟出一条通往无限宇宙的想象航道:“诗,请将幻想之舟浮来,稍许分担我心上的重载。”这是对现实苦痛、历史负担的承担,又是对生存困境的超越。

正是通过无限延伸并超越现实的想象之路,穆旦诗歌得以超越生命、历史、现实的种种局限,精骛八极,神游万仞,在衰老的绝境中仍然开辟出无限自由的生命境界:

但我常常和大雁在碧空翱翔,

或者和蛟龙在海里翻腾,

凝神的山峦也时常邀请我,

到它那辽阔的静穆里做梦。

——《听说我老了》

袁可嘉评价穆旦的诗“有一种新诗中不多见的沉雄之美”^[6],余世存说穆旦“抛弃了一种情感琐细处的纠结,一种狭窄天地里的小小悲欢”,作品因而具有“一种雄放风格和大家风度”^[7]。这些评价在穆旦诗歌既广阔又深刻矛盾的空间意象的运用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穆旦留给后世诗人的不仅仅是现代性技巧和深刻的思辨,也是一种投身世界又以想象超越现象世界藩篱的视野和生命境界。

参考文献:

- [1]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3-209.
- [2]唐湜.穆旦论[M]//李怡,易彬.穆旦研究资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333-350.
- [3]郑敏.诗人与矛盾[M]//李怡、易彬.穆旦研究资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360-370.
- [4]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18-321.
- [5]鲁迅.生命的路[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86-387.
- [6]袁可嘉.新诗现代化[M]//李怡,易彬.穆旦研究资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269-275.
- [7]余世存.穆旦现象的意义[M].//李怡,易彬.穆旦研究资料: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527-534.

注释:

- 1 论文中引用的穆旦诗歌词句皆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穆旦诗文集》,文中他处不再另注。